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欧·亨利作品选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美］欧．亨利／著 潘明元／译

半夜，咖啡馆拥挤不通。我随意间选坐的一张小桌恰好不为人们所注目，还剩下两把空椅以诱人的殷勤，伸开双臂欢迎新拥进的顾客。

当时，一位世界公民和我同一张小桌，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我真高兴，因为我持这种理论，自亚当以来，还没有过一位真正的属于整个世界的居民。

我们听说过世界公民，也在许多包裹上见过异国标签，但那是旅游者，不是世界公民。

我提到下面的情景定会引起你的思考——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一排排靠墙的皮革椅座，愉快的侣伴，稍加打扮的女士们正以微妙而又明显可见的情趣争相谈论着经济、繁盛和艺术，小心周到喜欢慷慨的侍者，使作曲家慌忙不迭的音乐机灵地满足一切人的口味，还有杂七杂八的谈话声、欢笑声——假如你乐意的话，高高的玻璃锥体维尔茨堡酒①将躬身到你的唇边，就像那枝头上的熟樱桃摇晃进强盗樫鸟的嘴壳一样。一位来自英奇·丘恩克的雕塑家告诉我，这景象真真是巴黎式的。

我这位世界公民名叫Ｅ·拉什莫尔·科格兰，明年夏天他将在科尼岛②——他对我说，他即将在那儿建立一种新的“诱惑力”，并提供国王式的消遣。过后，他的谈话便随同经纬度的平行线而展开，把巨大的圆圆的世界握在手里，这样说吧，对世界了如指掌，又极为瞧不起，世界似乎只是客饭中黑葡萄酒里的樱桃核那般大小。他粗俗无礼地谈及赤道，匆匆由这块大陆转到那块大陆，他嘲笑那些地区，用餐巾抹掉狂涛巨浪。他把手一挥，谈起了海德拉巴帮③的某个东方集市。噗！他会让你在拉普兰④滑雪。嘘！你在基莱卡希基同夏威夷的土著一起驰骋在浪尖波顶。一转眼，他拖着你穿过阿肯色州长满星毛栎的沼泽，让你在艾达荷州他那碱性平原的牧场上炙烤一阵子，然后才旋风似地带你去维也纳大公们的上流社会。之后，他会给你讲到，有一次他在芝加哥湖吹了凉风而感冒，有位年长的埃斯卡米拉人在布宜诺斯艾丽斯⑤又怎样用丘丘拉草药热浸剂才把他治好。你该致函“宇宙、太阳系、地球、Ｅ·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一旦寄出，便会觉得信定会交到。

我确信自己终于发现了从亚当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我倾听他纵横整个世界的宏论，生怕从中发现他仅仅是个环球旅行的地方口音。他的见解决非飘浮不定或令人沮丧，他对不同的城市、国家和各大洲都是不偏不依，有如吹风和万有引力一样自然。

正当Ｅ·拉什莫尔·科格兰对这小小的星球高谈阔论之际，我高兴地想起了一位差不多算伟大的世界公民来，他为整个世界而写作，把自己献给了孟买⑥。在一首诗中，他不得不说，地球上的城市之间不免有些妄自尊大，互相竞争，“靠这城市抚育着人们，让他们来来往往，但仅仅依附于城市的折缝之中，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睡袍一样。”当他们走在“陌生的繁华街道上，”便会记起对故乡城镇是“多么忠诚、多么愚笨、多么令人喜爱，”使他们的名字与故乡的名字生死与共，紧紧相连。我的兴趣被激起来了，因为突然记起了吉卜林⑦的疏忽大意。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不是由尘埃造就

的人，他不是狭隘地吹捧自己的出生地或自己的国家，如果说褒扬的话，他是在赞美圆圆的整个地球，而与火星人和月球的居民相抗衡。

关于这类问题的见解是坐在这张桌子的第三转角处的Ｅ·拉什莫尔·科格兰突然抛掷出来的。科格兰正在给我描绘西伯利亚铁路的地形时，乐队转成了集成曲。结束的曲调是“迪克西⑧”，振奋人心的乐曲加快时，几乎被张张桌子的人们鼓掌声所淹没。

值得花上一段来讲讲纽约市内众多的咖啡馆每天晚上处处可见的这种引人入胜的场面。成吨的饮料挥霍于阐释各种理论。有人轻率地猜测，城里所有的南方人在夜幕降临之际都赶紧上咖啡馆。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如此赞许这种“反叛”气氛真有点叫人迷惑不解，但并非不可解答。对西班牙的战争，多年来薄荷和西瓜等农作物的丰收，新奥尔良的跑道上暴出冷门的获胜者，由印地安纳和堪萨斯的居民所组成的“北卡罗来纳社团”举办盛大的宴会已经使南方成了曼哈顿的“时尚”。你修剪指甲暗示着你的左手食指会提醒她你是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绅士。呵，当然罗，不过，现在不少女士不得不工作——战争，你是知道的。

正演奏着“迪克西”，就在这时一位黑发年轻小伙子不知从什么地方蹦了出来，一声莫斯比⑨游击队队员的吼声，疯狂地挥舞着软边帽，迂回地穿过烟雾，落座于我们桌旁的空椅子上，抽出一只烟来。

这夜晚到了打破缄默的时候了。我们当中有人向侍者要了三杯维尔茨堡酒，黑发小伙子明白也包括他有一杯在内，便笑了笑，点了点头。我赶忙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要证实我的一种理论。

“你不介意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Ｅ·拉什莫尔·科格兰的拳头砰一声砸在桌上，把我吓得沉默了。

“原谅我，”他说，“但我决不喜欢听到这种问话。是哪里人又有什么相干呢？从一个人的通讯地址来判断人公正吗？唉，我见过肯塔基人厌恶威士忌，弗吉尼亚人不是从波卡洪塔丝⑩传下来的，印地安纳人没写过一本小说。墨西哥人不穿缝口上钉银币的丝绒裤，有趣的英国人，挥霍的北方佬，冷酷的南方人，气量狭小的西方人，纽约人太匆忙，没能花上一小时在街上瞧瞧杂货店的独臂售货员怎样把越橘装进纸袋。让人真正像人，不要用任何地域的标签给他设置障碍。”

“请原谅，”我说，“但我的好奇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了解南方，当乐队奏起‘迪克西’时，我喜欢观察。我相信那位为这只乐曲喝采特别卖劲、假装对南方最为忠诚的人一定来自新泽西州的塞考卡，或者在本市默里·希尔·吕克昂和哈莱姆河之间。我正要寻问这位绅士来证实我的看法，恰好被你的理论所打断，当然是更大的理论，我必须承认。”

现在，黑发小伙子对我说，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是按自己的一套习惯运行。

“我倒喜欢成为一枝长春花，”他玄妙地说，“长在峡谷之巅，高唱嘟——啦卢——拉卢。”

这显然过于朦胧了，因此，我又转向科格兰。

“我已经围绕地球走了十二遍，”他说。“我了解到厄珀纳维克的一位爱斯基摩人寄钱到辛辛那提⑪去买领带，我看到乌拉圭的牧羊人在一次“战斗小湾”早餐食品谜语竞赛中获了奖。我在开罗、希腊为间房间付房租，在横滨为另一间付了全年租金。上海的一家茶馆专门为我准备了一双拖鞋，在里

约热内卢的贾尼罗或者西雅图，我不必告诉他们怎样给我煮蛋。真是一个太小的旧世界。吹嘘自己是北方人、南方人有什么用呢？吹嘘山谷中的旧庄园的房舍、克里夫兰市的欧几里德大街、派克峰(12)、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县或阿飞公寓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当我们摒弃这些糊涂观念，即由于我们碰巧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市或者十公顷沼泽地便沾沾自喜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你似乎是个货真价实的世界公民，”我羡慕地说。“不过，你似乎也抵毁了爱国主义。”

“石器时代的残余，”科格兰激烈地宣称。“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13)、巴塔哥尼亚人(14)以及住在考河湾的人都是兄弟。将有这么一天，一切为自己出生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的自豪感将一扫而光，正如我们理当如此的那样，都是世界公民。”

“可是，当你在陌生的地方游荡时，”我仍坚持道，“你的思想是否会回复到某个地点——某些亲近的和……”

“从来也没有这样一个地点，”E·拉什莫尔·科格兰毫不在意地打断我。“这一大块陆地的世界的行星的东西，只要稍微把两极弄平一点，称之为地球，这就是我的寓所。在国外，我碰到过这个国家的无数公民被某个地方所束缚。我见过芝加哥人在威尼斯的月夜，坐在凤尾船上，吹嘘他们的排水沟。我见过一位被介绍给英格兰国王的南方人，他连眼皮子也不眨一下，便把消息通给了那位独裁者——他母亲方面的一位姑婆，通过婚姻关系，同查尔斯顿(15)的珀金斯(16)家的人搭上了关系。我知道一位纽约人被几个阿富汗的匪徒绑架索取赎金，等他的人送钱去，才同代理人一道回到喀布尔(17)。

‘阿富汗？’当地人通过翻译对他说。‘呵，不是太慢了，你以为？’‘哦，我不知道，’他说，然后他开始告诉他们关于第六大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一个马车驾驶人的事。我不是固定在直径不足八千英里的任何地方。请记下我，E·拉什莫尔·科格兰，属于整个地球的公民。”

我的世界公民作了个夸张的辞别，离开了我，因为他越过闲谈、透过烟雾看见某个熟悉的人。因此，只留下想当长春花的人和我在一起，他屈尊于维尔茨堡酒，再也没有能力去声言他在谷顶上唱歌的抱负了。

我坐在那儿，回味着我那明白无误的世界公民，弄不准怎么那位诗人没有注意到他。他是我的新发现，我信赖他。那是怎么回事呢？“靠这些城市抚育着人们，让他们来来往往，但仅仅依附于城市的折缝之中，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睡袍一样。”

而E·拉什莫尔·科格兰却不是这样。把整个世界作为他的……

我的沉思默想被咖啡馆另一边传来的高声吵嚷和争执所打断。从坐着的顾客头顶上望过去，我看见E·拉什莫尔·科格兰和另一个陌生人正激烈搏斗。他俩像泰坦(18)们一样，在桌子之间打来打去，玻璃杯砸碎了，人们抓起帽子还来不及躲开便被打翻在地，一位微黑女郎尖声叫喊，另一位金发女郎却开始唱《取笑》。

我的世界公民仍保持着地球的骄傲和名声，就在这时，侍者们利用著名的飞速楔形结构插入两个格斗者之间，硬把他两个推出了咖啡馆，尽管还在抵抗。

我叫住一位法国侍者麦卡锡，问他争执的缘由。

“打红领带的那个人”（即我的世界公民），他说，“给惹火了，原因是另

一个谈起了他出生的那个地方的人行道和供水都太差劲。”

“哦，”我难为情地说，“那人是个世界的公民——世界公民。他……”

“原籍是缅因州的马托瓦姆基格，他说，”麦卡锡继续道，“他不愿再忍受不敲掉那个鬼地方。”

①维尔茨堡（Ｗｕｒｚｂｕｒｇ）：德意志联帮的中南部城市。在这里指该地所产的酒。

②科尼岛（ＣｏｎｅｙＩｓｌａｎｄ）：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南部的一个海滨游憩地带，原为一个小岛。

③海德拉巴帮（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印度原帮名。

④拉普兰（Ｌａｐｌａｎｄ）：北欧一地区名，指拉普人居住的地区，包括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北部和原苏联的科拉岛。

⑤布宜诺斯艾丽斯（ＢｕｅｎｏＡｙｒｅｓ）：阿根廷首府。

⑥孟买（Ｂｒｍｂａｙ）：印度一城市名。

⑦吉卜林〔Ｊｏｓｅｐｈ Ｒｕｄ－ｙａｒｄ Ｋｉｐｌｉｎｇ １８６５－１９３６〕：英国小说家、诗人，１９０７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⑧迪克西（Ｄｉｘｉｅ）：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在南部各州流行的战歌，现仍旧流行。

⑨莫斯比（Ｊｏｈｎ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Ｍｏｓｌｙ １８３３－１９１６）：美国内战时，南方联盟别动队首领。南军投降后队伍解散（１８６５），后加入共和党，曾任美国驻香港领事（１８７８－１８８５）、司法部长助理（１９０４－１９１０）。

⑩波卡洪塔丝（Ｐｏｃｈａｈｏｎｔａｓ １５９５－１６１７）：北美波瓦坦印第安人部落联盟首领波瓦坦之女，曾搭救过英国殖民者ＪｏｈｎＳｍｉｔｈ，与英国移民Ｊｏｈｎ Ｒｏｌｆ结婚（１６１４），后去英国（１６１６），受到上流社会礼遇。

⑾辛辛那提（Ｃｉｍｃｉｎｎａｔｉ）：美国俄亥俄州西部城市。

⑿派克峰（Ｐｉｋｅ’ｓ Ｐｅａｋ）：指科罗拉多州为纪念派克而命名的山峰。

⒀祖鲁人（Ｚｕｌｕ）：居住在南非纳塔尔。

⒁巴塔哥尼亚人（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ｎ）：居住在南美东南部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民族。

⒂查尔斯顿（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

⒃珀金斯（Ｆｒａｎｃｅｏ Ｐｅｒｋｉｎｓ １８８２－１９６５）：美国劳工部长、女社会改革家，主持制定并实施合理劳动标准法，举办失业保险和儿童福利事业，后任文职人员委员会委员。

⒄喀布尔（Ｋａｂｕｌ）：阿富汗首都。

⒅泰坦（Ｔｉｔａｎ）：希腊神话中天神（Ｌｌｒａｎｕｓ）和大地女神（Ｇａｅａ）之子。●

财神和爱神①

■［美］欧．亨利／著潘明元／译

老安东尼·罗克韦尔是已退休的“罗克韦尔的尤雷卡肥皂”的制造商兼厂主。他正从第五大街私邸的书房窗口向外张望，露齿而笑。住在他右边的邻居G·范·斯凯莱特·萨福克—琼斯是贵族俱乐部成员，正从家里出来，走向等候他的汽车。同往常一样，他朝这座肥皂宫殿正面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雕塑侮辱性地皱了皱鼻子。

“自命不凡的倔老头儿，你歪什么！”前任肥皂大王品评道。“你这个外来客内斯尔罗德②一不留心，伊登博物馆迟早会把你这老王八收进去。

这个夏天，我要把我的房子粉刷成红白蓝三色③，瞧你那荷兰鼻子能翘多高。”

安东尼·罗克韦尔呼唤佣人历来不按铃。他走到书房门口，叫道，“迈克！”那嗓门有如当年曾震破过堪萨斯大草原的苍穹。

“告诉少爷一声，”安东尼吩咐应召而来的仆人说，“叫他出门之前来我这儿一趟。”

小罗克韦尔走进书房时，老头子丢开报纸，光滑红润的宽脸盘上带着慈爱而又严肃的神情打量着儿子。他一只手揉乱了满头银发，另一只手则把口袋里的钥匙弄得响个不停。

“理查德，”安东尼·罗克韦尔说，“你用的肥皂是花多少钱买的？”

理查德离开学校才六个月，听了这话微觉吃惊。他还拿不准这老头子的分寸。这老头子总是像初入社交界的少女一样，时不时地问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大概是六美元一打，爸。”

“你的衣服呢？”

“通常是六十美元左右。”

“你是上流社会的人，”安东尼斩钉截铁地说。“我听说现在的公子哥儿都用二十四美元一打的肥皂，穿的衣服突破百元大关。你有的是钱，可以像他们那样胡花乱用，但你始终正正经经，很有分寸。现在，我仍旧使用老牌尤雷卡肥皂，这不仅仅是出于感情问题，而且也因为这是最纯粹的肥皂。你花十美分以上买一块肥皂，买的只是蹩足香料和包装招牌。不过，像你这个年纪，有地位有身分的年轻人用五十美分一块的肥皂也够好了。正如我刚才所说，你是上流社会的人。人们说，三代人才造就一个上流人物。他们错了。有了钱办什么事都很灵便，就像肥皂的油脂一样润滑。

钱使你成了上流人物。啊，差点也使我成了上流人物。不过，我几乎同住在我们两边的荷兰佬不相上下，语言粗俗，行为古怪，举止无礼。他们两个晚上连觉也睡不着，因为我在他们中间购置了房地产。

“有些事情即使有了钱也办不到，”小罗克韦尔相当抑郁地说。

“现在别那么讲，”老安东尼惊愕地说。“我始终相信钱能通神。我查遍了百科全书，已经查到字母Y，还没有发现过金钱办不到的事；下星期我还要查补遗。我绝对相信金钱能对付世上的一切。你倒说说，有什么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吧。”

“举个例吧，”理查德有点怨恨地说，“有钱也挤不进排外的社会圈子。”

“啊哈！是这样吗？”这个万恶之源的金钱拥护者雷霆般地吼道。

“告诉我，要是首批阿斯特人④没钱买统舱船票到美国来，你的排外社会圈子又会在哪儿呢？”

理查德叹了叹气。

“这正是我打算要给你谈的事，”老头子说道，声音缓和了下来。

“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最近，你有点对劲，孩子。我已经注意观察你两个星期了，说出来吧。我想，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调动一千一百万美元，房地产还不算。要是你的肝病发了，《逍遥号》就停泊在海湾，而且上足了煤，两天时间就可以送你到巴哈马群岛⑤。

“你猜得不错，爸；相差不远啦。”

“啊，”安东尼热情地问，“她的名字叫什么？”

理查德开始在书房来回踱步。他这位粗鲁的老爹爹如此关切同情，增强了他讲实话的信心。

“干吗不向她求婚呢？”老安东尼追问道。“她一定会扑进你的怀抱。

你有钱，人又漂亮，又是个正经小伙子。你的两手干干净净，从没沾上一点儿尤雷卡肥皂。你又上过大学，不过那点她不会在意的。”

“我一直没有机会呀，”理查德说。

“制造机会嘛，”安东尼说。“带她上公园散步，或者驾车出游，要么做完礼拜陪她回家也可以。机会，多的是嘛！”

“你不知道现在社交界的状况，爹。她是社交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她的每小时每分钟都在前几天预先安排妥当了。我非要那个姑娘不可，爹，否则这个城市会变成腐臭的沼泽，使我抱恨终身。我又无法写信表白，不能那么做。”

“呸！”老头儿说。“你是想对我说，我给你的全部钱财都不能让一个姑娘陪你一两个小时吗？”

“我开始得太晚了。她后天中午就要乘船去欧洲待两年。明天傍晚，我能单独和她待上几分钟。现在，她还住在拉齐蒙特的姨母家，我不能到那儿去。但允许我明天晚上坐马车去中央火车站接她，她乘八点半到站的那趟火车。我们一道乘马车赶到百老汇街的沃拉克剧院，她母亲和别的亲友在剧院休息室等我们。你以为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六到八分钟，她会听我表白心意吗？决不会。在剧院里或散戏之后，我还有什么机会呢？根本不可能。不，爸，这就是你的金钱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们拿钱连一分钟也买不到；如果可能的话，富人就会长生不老了。在兰特里小姐启航之前，我没希望同她好好谈谈了。”

“好啦，理查德，孩子，”老安东尼快活地说。“现在，你可以去俱乐部玩了。我很高兴你的肝脏没闹毛病，不过别忘了常常去神庙，给伟大的财神爷烧香跪拜求保佑。你说钱买不到时间吗？唔，当然，你不能出个价钱，叫永恒包扎得好好的给你送到家门口，但是，我已经见过，时间老人穿过金矿时，被石块弄得满脚伤痕。”

那天晚上，一个性情温和、多情善感、满脸皱纹、长吁短叹、被财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人，埃伦姑妈来看望她的弟弟。安东尼正在看晚报。

他们以情人的烦恼为话题议论开了。

“他全告诉我啦，”安东尼说着，打了一个呵欠。“我告诉他，我在银行的存款全都听他支配，可他却开始贬责金钱，说什么有了钱也不管用。

还说什么十个百万富翁加在一起也不能把社会规律动上一码远。”

“哦，安东尼，”埃伦姑妈叹息说，“我希望你别把金钱看得太重了。

涉及到真情实感，财富就算不了一回事。爱情才是万能的。要是他早一点开口就好啦！她不可能拒绝我们的理查德，只是我怕现在太迟了。他没

有机会向她表白。你的全部钱财都不能给儿子带来幸福。”

第二天傍晚八点钟，埃伦姑妈从一个蛀虫斑斑的盒子里取出一枚古雅的金戒指，交给理查德。

“今晚戴上吧，孩子，”她央求说。“这戒指是你母亲托付给我的。

她说，这戒指能给情人带来好运，嘱咐我当你找到意中人时，就把它交给你。”

小罗克韦尔郑重其事地接过戒指，在他的小指上试了试，只滑到第二指节就不动了。他取下来，按照男人的习惯，把它放进坎肩兜里，然后打电话叫马车。

八点三十二分，他在火车站杂乱的人群中接到了兰特里小姐。

“我们别让妈妈和别人等久了，”她说。

“去沃拉克剧院，越快越好！”理查德按她的意愿吩咐车夫。

他们旋风般地从第四十二街向百老汇街驶去，接着通过一条灯火繁若星辰的小巷，从光线幽暗的绿草地段到达灯光耀眼、陡如高山的建筑区。

到第三十四街时，理查德迅速推开车窗隔板，叫车夫停下。

“我掉了一枚戒指，”他下车时抱歉似地说。“是我母亲的遗物，我悔不该把它丢了。我耽误不了一分钟的，我明白它掉在哪里的。”

不到一分钟，他带着戒指回到了马车里。

但就在那一分钟里，一辆城区街车停在了马车的正前方，马车试图往左拐，又被一辆邮车挡住了。马车夫朝右试了试，又不得不退回来，避过一辆莫名其妙地出现在那儿的搬运家具的马车。他想后退，也不行，只得丢下僵绳，尽职地咒骂起来。他给一伙纠缠不清的车辆和马匹封锁住了。

交通阻塞在大城市并不稀罕，有时突然发生断绝往来。

“为什么不赶路啊？”兰特里小姐心烦意乱地问。“我们要赶不上啦。”

理查德起身站在马车里，望了望四周，看见百老汇街、第六大街和第三十四街的交叉口那大片地段给各式各样的货车、卡车、马车、搬运车和街车挤得水泄不通，有如一个二十六英寸腰围的姑娘硬要扎一根二十二英寸的腰带一样。而且在这几条街上还有车辆正飞速驶来，投入这一难分难解的车阵、马阵之中，在原有的喧嚣之中，又加进了新的咒骂声和吼叫声。

曼哈顿的全部车辆似乎都挤压在这儿了。人行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纽约人，成千上万，其中资格最老的人也记不清哪次的阻塞规模能与之媲美。

“实在对不起，”理查德重新坐下时说，“看样子我们给堵死了。一小时之内，这场混乱不可能松动，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掉戒指的话，我们……”

“让我瞧瞧戒指吧，”兰特里小姐说。“既然无法可想，我也不在乎了。其实，我觉得看戏也无聊。”

那天晚上十一点钟，有人轻敲安东尼·罗克韦尔的房门。

“进来，”安东尼叫道，他穿着一件红睡衣，正在读海盗惊险小说。

走进来的是埃伦姑妈，她的样子好像一位头发灰白的天使错误地留在了人间。

“他们订婚了，安东尼，”她平静地说。“她答应嫁给我们的理查德。

他们去剧院的路上堵了车，两小时之后，他们的马车才脱了困。”

“哦，安东尼弟弟，别再吹金钱万能了。一件表示真诚爱情的信物——一只小戒指象征着海枯石烂心不变、金钱买不到的一往深情，这才是我们的理查德获得幸福的根由。他在街上把戒指掉了，便下车去找。他们重新上路

之前，街道给堵住了。就在堵车的时间，他向她表白了爱情，最后赢得了她。比起真正的爱情来，金钱成了粪土，安东尼。”

“好呵，”老安东尼说。“我真高兴，孩子得到了他想要的人。我对他说过，在这件事上，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只要……”

“可是，安东尼弟弟，在这件事上，你的金钱起了什么作用呢？”

“姐姐，”安东尼·罗克韦尔说，“我的海盗正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他的船刚被凿沉，他太重视金钱的价值而决不会被淹死的。我希望你让我继续把这章读完。”

故事本该在这儿打住了。我跟你们一样，也热切地希望如此。不过，为了明白究竟，我们还得刨根问底。

第二天，有个两手通红、系着兰点子领带、自称凯利的人来找安东尼·罗克韦尔，立刻在书房受到接见。

“唔，”安东尼说，伸手去拿支票簿，“这一锅肥皂熬得不坏。瞧瞧，你已经支了五千美元现款。”

“我自己还垫了三百块哩，”凯利说。“预算不得不超出一点，邮车和马车大多付五美元，但卡车和双马马车提高到十美元。汽车司机要十美元，载满货的二十美元。可表演得真精彩啊，罗克韦尔先生？真幸运，威廉·阿·布雷迪⑥没有光临那场户外的车辆场景，我不希望威廉忌妒得心碎。根本没有排练过呀！伙计们准时赶到现场，一秒钟也不差。整整两个小时堵得水泄不通，连一条蛇也无法从格里利⑦塑像下钻过去。”

“给你一千三百美元，凯利，”安东尼说着，撕下一张支票。“一千美元是你的报酬，还你三百美元。你不至于看不起金钱吧，是吗？凯利。”

“我吗？”凯利说。“我能揍那发明贫困的家伙。”

凯利走到门口时，安东尼叫住了他。

“你注意到没有，”他说，“在交通阻塞那儿有个赤身露体的胖娃娃⑧手拿弓箭在乱射吗？”

“怎么，没有呀，”凯利莫名其妙地说。“我没注意到。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也许我还没有赶到那儿，警察早已把他收拾了。”

“我想，这个小流氓是不会到场的，”安东尼咯咯笑道。“再见，凯利。”

●

①archer：弓箭手，但在这里指罗马神话中的 Cupid（爱神）。他赤身露体，长着双翅，手执弓箭。

②Nesselrode，指 Karl Robert Nesselrode （1780—1862） K.R. 内斯尔罗德：德籍俄罗斯政治家。

③红、白、蓝三色：指荷兰国旗的颜色。

④Astor（阿斯特）：指 John Robert Astor （1763—1848）， 原为德国人，后遗居美国，成为美国皮毛商富豪兼金融家。

⑤The Babamas：拉丁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⑥威廉·阿·布雷迪：美国著名的剧院经理。

⑦Greeley 格里利，指 Horace Greeley（1811—1872）， 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编缉、政治家、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

⑧胖娃娃：指爱神 Cupid。

麦琪的礼物

■［美］欧．亨利／著 潘明元／译

一元八角七。全都在这儿了，其中六角是一分一分的铜板。这些分分钱是杂货店老板、菜贩子和肉店老板那儿软硬兼施地一分两分地扣下来，直弄得自己羞愧难当，深感这种掂斤播两的交易实在丢人现眼。德拉反复数了三次，还是一元八角七，而第二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那破旧的小睡椅上哭嚎之外，显然别无他途。

德拉这样作了，可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

当这位家庭主妇逐渐平静下来之际，让我们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子，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难以用笔墨形容，可它真真够得上乞丐帮这个词儿。

楼下的门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装过信，还有一个电钮，也从没有人的手指按响过电铃。而且，那儿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是主人先前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兴起加上去的，那时候他每星期挣三十美元。现在，他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的字母也显得模糊不清，似乎它们正严肃地思忖着是否缩写成谦逊而又讲求实际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回家，走进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就是刚介绍给诸位的德拉，总是把他称作“吉姆”，而且热烈地拥抱他。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拉哭完之后，往面颊上抹了抹粉，她站在窗前，痴痴地瞅着灰濛濛的后院里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她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一份礼物。她花去好几个月的时间，用了最大的努力一分一分地攒积下来，才得了这样一个结果。一周二十美元实在经不起花，支出大于预算，总是如此。只有一元八角七给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花费了多少幸福的时日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可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有点儿配得上吉姆所有的东西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壁镜。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壁镜吧。一个非常瘦小而灵巧的人，从观察自己在一连串的纵条影象中，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精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已精通了这门子艺术。

突然，她从窗口旋风般地转过身来，站在壁镜前面。她两眼晶莹透亮，但二十秒钟之内她的面色失去了光彩。她急速地折散头发，使之完全泼散开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特别引以自豪的东西。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传家宝；另一件则是德拉的秀发。如果示巴女王①也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总有一天德拉会把头发披散下来，露出窗外晾干，使那女王的珍珠宝贝黯然失色；如果地下室堆满金银财宝、所罗门王又是守门人的话，每当吉姆路过那儿，准会摸出

金表，好让那所罗门王忌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此时此刻，德拉的秀发泼撒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闪耀光芒，有如那褐色的瀑布。她的美发长及膝下，仿佛是她的一件长袍。接着，她又神经质地赶紧把头发梳好。踌躇了一分钟，一动不动地立在那儿，破旧的红地毯上溅落了一、两滴眼泪。

她穿上那件褐色的旧外衣，戴上褐色的旧帽子，眼睛里残留着晶莹的泪花，裙子一摆，便飘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

她走到一块招牌前停下来，上写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德拉奔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躯肥大，过于苍白，冷若冰霜，同"索弗罗妮"的雅号简直牛头不对马嘴。

"你要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买头发，"夫人说。"揭掉帽子，让我看看发样。"

那褐色的瀑布泼撒了下来。

"二十美元，"夫人一边说，一边内行似地抓起头发。

"快给我钱，"德拉说。

呵，接着而至的两个小时犹如长了翅膀，愉快地飞掠而过。请不用理会这胡诌的比喻。她正在彻底搜寻各家店铺，为吉姆买礼物。

她终于找到了，那准是专为吉姆特制的，决非为别人。她找遍了各家商店，哪儿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镂刻着花纹。正如一切优质东西那样，它只以货色论长短，不以装璜来炫耀。而且它正配得上那只金表。她一见这条表链，就知道一定属于吉姆所有。它就像吉姆本人，文静而有价值——这一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份。她花去二十一美元买下了，匆匆赶回家，只剩下八角七分钱。金表匹配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毫无愧色地看时间了。

尽管这只表华丽珍贵，因为用的是旧皮带取代表链，他有时只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家之后，她的狂喜有点儿变得审慎和理智了。她找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着手修补因爱情加慷慨所造成的破坏，这永远是件极其艰巨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简直是件了不起的任务呵。

不出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布满了紧贴头皮的一绺绺小卷发，使她活像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里老盯着自己瞧，小心地、苛刻地照来照去。

"假如吉姆看我一眼不把我宰掉的话，"她自言自语，"他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但是我能怎么办呢——唉，只有一元八角七，我能干什么呢？"

七点钟，她煮好了咖啡，把煎锅置于热炉上，随时都可作肉排。

吉姆一贯准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叠握在手心，坐在离他一贯进门最近的桌子角上。接着，她听见下面楼梯上响起了他的脚步声，她紧张得脸色失去了一会儿血色。她习惯于为了最简单的日常事物而默默祈祷，此刻，她悄声道："求求上帝，让他觉得我还是漂亮的吧。"

门开了，吉姆步入，随手关上了门。他显得瘦削而又非常严肃。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需要买件新大衣，连手套也没有呀。

吉姆站在屋里的门口边，纹丝不动地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似的。

他的两眼固定在德拉身上，其神情使她无法理解，令她毛骨悚然。既

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嫌恶，根本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死死地盯着德拉。

德拉一扭腰，从桌上跳了下来，向他走过去。

“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那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送你一件礼物，我无法过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你不会介意，是吗？我非这么做不可。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恭贺圣诞’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着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他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这明摆着的事实。

“剪掉卖了，”德拉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也同样喜欢我吗？没了长发，我还是我嘛，对吗？”

吉姆古怪地四下望望这房间。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差不多是白痴似地问道。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这是圣诞前夜，好人儿。好好待我，这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接下去，“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恩爱啊。我做肉排了吗，吉姆？”

吉姆好像从恍惚之中醒来，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现在，别着急，先让我们花个十秒钟从另一角度审慎地思索一下某些无关紧要的事。房租每周八美元，或者一百万美元——那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或才子会给你错误的答案。麦琪②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少了那件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待。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

“别对我产生误会，德尔，”他说道，“无论剪发、修面，还是洗头，我以为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减低一点点对我妻子的爱情。不过，你只消打开那包东西，就会明白刚才为什么使我楞头楞脑了。”

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绳子，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的尖叫，哎呀！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

还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梳子——全套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

这些美妙的发梳，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其色彩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明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但从未想到过据为己有。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那有资格佩戴这垂涎已久的装饰品的美丽长发已无影无踪了。

不过，她依然把发梳搂在胸前，过了好一阵子才抬起泪水迷濛的双眼，微笑着说：“我的头发长得飞快，吉姆！”

随后，德拉活像一只被烫伤的小猫跳了起来，叫道，“喔！喔！”

吉姆还没有瞧见他的美丽的礼物哩。她急不可耐地把手掌摊开，伸到他面前，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闪现着她的欢快和热忱。

“漂亮吗，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找到了它。现在，你每天可以看一百次时间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在表上的样子。”

吉姆非旦不按她的吩咐行事，反而倒在睡椅上，两手枕在头下，微微

发笑。

“德尔，”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保存一会儿吧。它们实在太好了，目前尚不宜用。我卖掉金表，换钱为你买了发梳。现在，你作肉排吧。”

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他们把礼物带来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送圣诞礼物这玩艺儿。由于他们是聪明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碰上两样东西完全一样，可能还具有交换的权利。在这儿，我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而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现今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收礼品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

他们就是麦琪。

①示巴女王（ＱｕｅｅｅｎｏｆＳｈｅｂａ）：基督教《圣经》中朝觐所罗门王，以测其智慧的示巴女王，她以美貌著称。

②麦琪（Ｍａｇｉ，单数为Ｍａｇｕｓ）：指圣婴基督出生时来自东方送礼的三贤人，载于圣经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七至第十三节。●

包打听

■［美］欧．亨利／著 潘明元／译

有两三件事我想弄明白。我才不管它神秘不神秘呢。因此，我开始去打听。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弄清楚女人的衣箱里装了些什么。接着又开始打听为什么床垫要用双层。这种正儿八经的寻问一开始就遭到怀疑，因为听起来显得难以启齿。最后，我总算懂得了，床垫的双层结构是设计来减轻理床女人的重量的。我真愚蠢透顶，还要继续追问，为什么不作成同样大小的呢；对此，我可吃了闭门羹。

出于求知的欲望，我急于要弄懂第三个问题，即“包打听”的性格特征。在我的头脑里，他的形象简直模糊得不能再模糊了。弄清任何事情之前，我们总得先有个具体概念，哪怕是个想象的概念也罢。现在，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一幅约翰·多伊①的清晰画面，清晰得如同铭刻在钢板上一样。他的眼睛浅蓝，穿着棕色马甲和磨光了的黑色哔叽外套。他一直站在阳光下，口里嚼着东西；他不停地用拇指把小刀反复地一开一合。如果能找到一个更高级一点的人，我敢肯定，他将是一位高大而苍白的人，袖口露出蓝色的护腕；他老坐在那儿擦皮鞋，伴着滚木球小巷的轰隆声，周围全是绿松石。

不过，当我在想象的画布上勾勒“包打听”，画布又变成了一片空白。

我设想，他有一种可以折散的微笑（好似龇牙露齿的笑容），连接的袖口，就这个样儿。对此，我请教了一位新闻记者。

“嗨，”他说，“‘包打听’界于流浪者和俱乐部成员之间，不完全是——呵，他适合于出席菲什②先生的招待会和私人拳击赛之间的场合。

他不——呵，他既不属于莲花俱乐部，也不属于杰里·麦盖根马口铁工人学徒左钩杂烩协会。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确切地描述他。哪里发生什么事，你就会在哪儿见到他。是的，他是一种类型的人。每天傍晚，他穿得整整齐齐，熟悉内情，对城里的警察和侍者直呼其名。不，他从不伴随氢化物旅行。通常情况下，你只见他独自一人，或者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位记者朋友离我而去，我到野外闲逛。这时候，丽都街③的三千一百二十六颗电灯泡亮了。人们拥挤过去，但没能挡住我向前。妓女的眼光刺在我身上，对我毫无损伤。就餐人，城市守护神，售货女郎，骗子，乞丐，演员，强盗，百万富翁和外地人，从我身边匆匆而过，忙忙慌慌；有的闲逛，有的鬼鬼祟祟，有的昂首阔步，有的急转而去，可我并没有留意他们。我熟知他们，早已明察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一直在服务啊！我要找的是“包打听”。他是一种类型。不找到他将会成为一大过失——一种活板印刷——但是，不！让我们继续吧。

我们以道德方面的题外话继续下去吧。目睹一家老小阅读星期天的报纸令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各版分头阅读。爸爸正热切地审视那页印着年轻太太在开着的窗口作操的照片，向前躬着身子——但，那儿，你看！妈妈正兴味十足地竭力猜准填字游戏Ｎ－ｗＹｏ－ｋ中的字母。年纪最大的女儿们正急不可待地仔细阅读金融报导，因为上星期晚上某个年轻小伙子说他曾搭乘Ｑ.，Ｘ．和Ｚ．·威利航班飞机，而正在纽约上公立学校的十八岁的儿子却聚精会神于每周一篇讲述如何改制旧衬衫的文章，因为他希望在毕业典礼那天获得缝纫奖。

祖母把喜剧副刊握了整整两个小时，婴孩小托蒂尽其所能随着她那不动产转让而摇来摇去。这幅画面是用来消除疑虑的，因为几行故事一滑而过，使你称心如意。它给人增添一种烈性饮料。

我进了一家咖啡馆——正在调制饮料时，有个人抓起你刚放下的苏格兰威士忌的热汤匙。我问他是怎样理解“包打听”这个俗语、名称、描述、称谓、刻画或称号的。

“嗨，”他小心地说，“他是个飞行员，惯于通宵达旦的攻击——明白吗？他是你在平顶脊之间的任何地方都难于碰上的性情激烈的睹徒——懂吗？我估计就这个意思。”我谢过他，离开了。

在人行道上，一位募捐少女对着我的马甲兜轻轻摇着募捐盒。

“你是否乐意告诉我，每天你募捐的时候可否遇到过通常称为‘包打听’的一类人呢？”“我想，我懂得你指的什么人，”她微笑着答道。“我夜复一夜地在同一场合见着他们。他们是魔鬼的卫士，假如任何军队的士兵都像他们那么忠心耿耿的话，他们的长官就被服侍得周到极了。我们在他们中间募捐，花几分钱把他们的邪恶变成为上帝服务。”她又摇盒子，我投进了一块银币。

在一个灯光闪耀的旅馆前，我的一位批评家朋友正走下马车。他显得悠闲自在，于是，我又问了他。正如我确信的那样，他认认真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在纽约，有‘包打听’一类人，”他答道。“我十分熟悉这个俗语，但我想以前还没有人叫我对此下个定义。要指出确切的标本也很困难。

我毫不考虑地说，这类人有种特殊的纽约病的绝症，还缺乏了解。每天早晨六点钟，他的活便伴随生活开始了。他刻板地按习惯穿着，按礼仪行

事，但把鼻子伸进与他毫无干系的事情方面，他甚至可以给香猫或寒鸦出谋划策。这种人在城里一直追逐豪放不羁的生活，从设在地下室的酒吧或饭店到屋顶花园，从赫克托大街到哈莱姆区，而且，你在城里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没有他们用小刀切割意大利式的细面条。你的‘包打听’就干这个。

他总是追踪新奇事物，好奇，厚颜无耻，无所不在。双轮双座马车是专为他造的，抽金牌雪茄，正餐时诅咒音乐。他得不到多少人支持，但有关他的谣传则遍城皆是。

“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十分高兴。我已经感到这种夜间活动的害群之马对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但以前从未想到过要去分析它。现在，我知道你的‘包打听’早该归类了。紧跟着他的是酒贩子和服装模特儿。他邀请乐队为他弹奏《让我们都上玛蒂尔达去》，而不是韩德尔④的作品。每天晚上，他都要周游一圈，有如我和你每周看一次大象那样。当一家烟店遭洗劫的时候，他朝警官丢眼色，他很熟悉警察的地盘，然后他就无声无息地走开，而我和你则会在总统中找名字、在明星中找地址，以便报告值班警官。”我的评论家朋友停下来为下面的宏论吸了口气。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你已经把他归类了，”我高兴地叫道。“你已经在这城市画廊中为他绘出了肖像。不过，我一定要面对面地见见他，亲自研究‘包打听’。

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呢？我怎么才会认出他呢？”评论家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话，又继续说下去。他的马车夫还在那儿等着他付车费呢。

“他是一种高度升华爱管闲事的精髓，一种内在的精制橡胶蒸馏品，一种高度集中、高度纯化，无可辩驳而又不可避的好奇和寻根问底的精灵。

他的鼻孔能嗅出一次新的轰动事件；当他的阅历耗尽时，他又以一种……不屈不挠地去开拓新的领域。”“原谅我，”我打断了他。“不过，你能让我见见这样一个人吗？对我而言，这可是件新鲜事。我必须研究它。我决心找遍全城直至找到他为止。他的活动区域一定在百老汇这儿。”“我就要在这儿就餐，”我的朋友说。“进来吧，如果有个‘包打听’出现，我就指给你看。我认识这儿的绝大多数顾主。”“可我现在不要吃饭，”我对他说。“你得原谅我。即使今晚不得不从炮台公园⑤到小小的科尼岛，把纽约搜查一遍，我也要找到‘包打听’。”

我离开旅馆，走上了百老汇大街。追寻“包打听”给我吸入的空气增添了一种人生和兴趣的愉悦动力。生活在如此巨大、如此复杂、如此色彩缤纷的城市里，真令人感到高兴。

我怡然自得地沿街闲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伟大的纽约市公民，分享着它的宏伟壮丽和各种享乐，也是它的荣耀和声望的参与者。

我转身横跨街道，听见什么东西像蜜蜂的嗡嗡声，然后，我就同桑托斯——杜蒙特⑥一道欢快地长途飞行。

当我睁开双眼时，我记起了汽油的味道，我大声说：“还没有过去吗？”

一位医院里的护士把一只不那么温柔的手放在我的前额，根本就没有发烧。一位年轻医生走过来，露齿而笑，递给我一张晨报。

“想知道是怎么发生的吗？”他兴高采烈地问道。我阅读那篇文章，以我昨晚听见嗡嗡声消逝为题。结尾是下面的话：“——贝尔沃医院，据说他的伤势不重。他似乎是一个‘包打听’。”

①约翰·多伊（ＪｏｈｎＤｏｅ）：泛指一般普通人的假设者。

②菲什（Ｈａｌｎｉｌｔｏｎ　Ｆｉｓｈ　１８０８—１８９３）：美

国国务卿，签订华盛顿条约，和平解决美英两国由于战船“亚拉巴马号”的赔款问题引起的争端，开创近代史上国际仲裁先例。

③丽都街（Ｒｉａｌｔｏ）：纽约百老汇的剧院区。

④韩德尔（Ｇｅｏｒｇ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Ｈａｎｄｅｌ１６８５—１７５９）：英籍德国作曲家。

⑤炮台公园（ｔｈｅＢａｔｔｅｒｙＰａｒｋ）：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岛的南端。

⑥桑托斯——杜蒙特（Ｓａｎｔｏｓ－Ｄｕｍｏｎｔ１８７７—１９３２）：巴西发明家、航空发展的先驱，长期居留法国，制造飞艇，进行首次载人动力飞行（１９０１），后又制成重于空气的航空器（１９０６）和单翼机（１９０９）。●

证券经纪人的浪漫故事

■［美］欧．亨利／著 罗达十／译

证券经纪人哈维·马克斯韦尔于九点半在年轻女速记员陪同下步履轻快地来到办公室。机要秘书皮彻那通常毫无表情的面孔不禁露出一丝好奇和诧异。马克斯韦尔只随口道了声“早上好”，便径直奔向办公桌，匆忙得好像想一步跨过桌面，随后就一头扎进一大堆等着他处理的信件和电报。

年轻女郎给马克斯韦尔当速记员已经有一年。她异常秀美动人，绝非速记员草草几笔所能简单描述。她不愿采用华丽诱人的庞巴杜式发型，不戴项链、手镯或鸡心。她脸上没有随时准备受邀外出进餐的神气。她的灰色衣服素净朴实，但却生动勾勒出她的身材而不失典雅。她那顶精巧的黑色无边帽上插了根艳绿色金刚鹦鹉毛。今天早上，她春风飘逸，温柔而羞涩。她的眼睛流波瞑瞑，双颊桃红妖娆，满面乐融，又略带一丝回味。

好奇之余，皮彻发现今天她的举止也有点儿异样。她没有直接到放有她办公桌的里间办公室去，而是滞留在外间办公室，有点儿拿不定主意似的。她慢慢蹭到马克斯韦尔桌边，离他很近，足以让他意识到她的存在。

坐在办公桌前的他已经不再是个常人，而是一个繁忙的纽约证券经纪人，一架完全受嗡嗡作响的轮子和张开的弹簧所驱动的机器。

“嘿，怎么啦？有事？”马克斯韦尔问，语气尖刻。那些拆开的邮件堆了满满一桌，就像演戏用的假雪。他那锐利的灰蓝色眼睛，毫无人情味儿，严厉粗暴，不耐烦地盯着她。

“没什么，”速记员回答说，然后微笑着走开了。

“皮彻先生，”她问机要秘书，“马克斯韦尔先生昨天提没提过另外雇一名速记员的事？”

“提过，”皮彻说。“他吩咐我另外找一个。昨天下午我已通知职业介绍所，让他们今天上午送几个来面试。现在已经九点四十五了，可还没有哪个戴阔边帽或嚼波萝口香糖的人露面哩。”

“那我还是照常工作好啦，”年轻女郎说，“等有人替补再说。”说完她马上走到自己的办公桌边，在老地方挂起那顶插有金刚鹦鹉毛的黑色无边帽。

谁无缘目睹曼哈顿经纪人在生意高峰时刻那股紧张劲儿，谁搞人类学研究就有极大缺陷。有诗人赞颂“绚丽生活中的拥挤时辰”。证券经纪人不仅时辰拥挤，他的分分秒秒都是挤得满满当当的，像是前后站台都挤满乘客的车厢里的拉手吊带，每根都被拉得紧绷绷的。

今天又正是哈维·马克斯韦尔的大忙天。行情收录器的滚轴开始瑟瑟卷动，忽停忽动地吐出卷纸，桌上的电话像害了慢性病似的响个不停。人们开始涌入办公室，隔着扶手栏杆朝他大喊大叫，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横眉竖眼，有的恶意满怀，有的激动不已。信童拿着信件和电报跑进跑出。

办公室的职员们忙得跳来跳去，就像与风暴搏斗的水手。连皮彻的脸也舒张开来，显得生机勃勃。

证券交易所里风云变幻，飓风、山崩、雪暴、冰川、火山瞬息交替；这些自然力的剧动以微观形式在经纪人办公室中再现。马克斯韦尔把椅子掀到墙边，如踢跶舞演员般敏捷地处理业务，时而从自动收录器跳向电话，时而从桌前跳到门口，其灵活不亚于受过专门训练的滑稽丑角。

经纪人全神致力于这堆越来越多但又十分重要的事务之中，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一头高高卷起的金发，上面是顶微微抖动的鹅绒帽和鸵毛羽饰；一件人造海豹皮短大衣，一串大如山核桃的珠子垂近地板，尾端还吊了一个银鸡心。这一大套装饰物与一个沉着镇定的年轻女子相关联。皮彻正准备引荐她，替她作解释。

“这位小姐从速记员介绍所来，说招聘的事。”

马克斯韦尔侧过身子，手上捏了一把文件和行情纸带。

“招聘什么？”他皱起眉头问。

“速记员，”皮彻说。“昨天你叫我打电话，让他们今天上午送一个过来。”

“你搞糊涂了吧？”马克斯韦尔说。“我干吗给你下这个命令？莱丝丽这一年工作表现十全十美。只要她愿意，这份工作就是她的。小姐，这儿没有空缺。皮彻，通知事务所，取消要人申请，叫他们别再送人过来。”

银鸡心离开了办公室。一路上她愤愤不平，大摇大摆，把桌椅沙发碰得乒乒乓乓。皮彻忙中偷闲给簿记员说，“老太爷”一天比一天心不在焉，多事健忘。

业务处理越来越紧张，节奏越来越快。在交易所马克斯韦尔的顾客投资巨额的六七种股票正在暴跌。收进和抛出的单据来来去去，疾如燕飞。

有些他本人持有的股票也处于危险之中。经纪人工作起来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精密复杂、强壮有力的机器——绷紧到最大限度，运转至最快速度，精确无误，坚决果断，措词贴切而决策恰当，行动时机的选择如时钟般准确无误。股票，证券，贷款，抵押，保证金，债券——这是一个金融世界，人际感情或自然本性在这里毫无落脚之地。

午餐时间逐渐临近，喧嚣之中慢慢出现片刻暂息。

马克斯韦尔站在办公桌边，手上捏满了电报和备忘录，右耳上夹了支钢笔，几撮头发零乱地披在脑门上。窗户敞开着，因为亲爱的女门房——春——已经打开苏醒大地的暖气管，送来一丝暖意。

通过窗户飘来一丝悠悠——也许是失散——的香气。这是紫丁香幽微、甜美的芳菲。刹那间，经纪人给怔住了。因为这香气属于莱丝丽小姐；这是她本人的气息，她独有的气息。

芳香在他心中唤出她的容貌，栩栩如生，几乎伸手可及。

金融世界转瞬间缩成一点。而她就在隔壁房间，仅二十步之遥。

“天哪，我现在就得去，”马克斯韦尔压低嗓子说。“我现在就去跟她说。怎么我没早点儿想起？”

他箭步冲进里间办公室，像个卖空头的人急于补足那样急不可耐。他对直冲向速记员的办公桌。

她抬起头，笑盈盈地看着他，服上泛出淡淡红晕，眼睛里闪动着温柔和坦率。马克斯韦尔一支胳膊撑在桌上，手上依然握满了文件，耳朵上还夹着那支钢笔。

“莱丝丽小姐，”他仓仓促促地说，“我只能呆一小会儿，趁这个时候给你说件事。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我没时间以常人的方式向你求爱，但我确确实实爱你。请快回答我。那些人又在抢购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股票罗。”

“喔，你在说什么呀？”年轻女郎惊诧不已。她站起身，直愣愣地看着他，眼睛瞪得圆圆的。

“你不懂？”马克斯韦尔倔头倔脑地说。“我要你嫁给我。我爱你，莱丝丽小姐。我早就想告诉你，手头的事情稍微松些后，我才瞅空过来。

又有人在打电话找我。皮彻，叫他们等一下。答应我吗，莱丝丽小姐？”

速记员的神态叫人莫名其妙。起初，她好像惊愕万分；继而，泪水又涌出她迷惘的眼睛；其后，泪眼又发出欢笑的光芒；最后，她又柔情地搂住经纪人的脖子。

“现在我懂了，”她亲切地说。“是这生意让你忘记了一切。刚才我还吓了一大跳。哈维，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八点，我们已经在街上拐角处的小教堂结过婚了。”●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美］欧．亨利／著 罗达十／译

在纽约西区南部的红砖房那一带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迁移不停、来去匆匆。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他们不时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都是那么变幻无常——在居家上如此，在情感和理智上也无二致。他们用爵士乐曲调唱着流行曲“家，甜美的家”；全部家当用硬纸盒一拎就走；缠绕于阔边帽上的装饰就是他们的葡萄藤；拐杖就是他们的无花果树。

这一带有成百上千这种住客，这一带的房子可以述说的故事自然也是成百上千。当然，它们大多干瘪乏味；不过，要说在这么多漂泊过客掀起的余波中找不出一两个鬼魂，那才是怪事哩。

一天傍晚擦黑以后，有个青年男子在这些崩塌失修的红砖大房中间转悠寻觅，挨门挨户按铃。在第十二家门前，他把空当当的手提行李放在台阶上，然后揩去帽沿和额头上的灰尘。门铃声很弱，好像传至遥远、空旷的房屋深处。

这是他按响的第十二家门铃。铃声响过，女房东应声出来开门。她的模样使他想起一只讨厌的、吃得过多的蛆虫。它已经把果仁吃得只剩空壳，

现在正想寻找可以充饥的房客来填充空间。

年轻人问有没有房间出租。

“进来吧，”房东说。她的声音从喉头挤出，嘎声嘎气，好像喉咙上绷了层毛皮。“三楼还有个后间，空了一个星期。想看看吗？”

年轻人跟她上楼。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一线微光缓和了过道上的阴影。

他们不声不响地走着，脚下的地毯破烂不堪，可能连造出它的织布机都要诅咒说这不是自己的产物。它好像已经植物化了，已经在这恶臭、阴暗的空气中退化成茂盛滋润的地衣或满地蔓延的苔藓，东一块西一块，一直长到楼梯上，踩在脚下像有机物一样粘糊糊的。楼梯转角处墙上都有空着的壁龛。它们里面也许曾放过花花草草。果真如此的话，那些花草已经在污浊肮脏的空气中死去。壁龛里面也许曾放过圣像，但是不难想象，黑暗之中大大小小的魔鬼早就把圣人拖出来，一直拖到下面某间客房那邪恶的深渊之中去了。

“就是这间，”房东说，还是那副毛皮嗓子。“房间很不错，难得有空的时候。今年夏天这儿还住过一些特别讲究的人哩——从不找麻烦，按时提前付房租。自来水在过道尽头。斯普罗尔斯和穆尼住了三个月。她们演过轻松喜剧。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也许你听说过她吧——喔，那只是艺名儿——就在那张梳妆台上边，原来还挂着她的结婚证书哩，镶了框的。煤气开关在这儿，瞧这壁橱也很宽敞。这房间人人见了都喜欢，从来没长时间空过。”

“你这儿住过很多演戏的？”年轻人问。

“他们这个来，那个去。我的房客中有很多人在演出界干事。对了，先生，这一带剧院集中，演戏的人从不在一个地方长住。到这儿来住过的也不少。他们这个来，那个去。”

他租下了房间，预付了一个星期的租金。他说他很累，想马上住下来。

他点清了租金。她说房间早就准备规矩，连毛巾和水都是现成的。房东走开时，——他又——已经是第一千次了——把挂在舌尖的问题提了出来。

“有个姑娘——瓦西纳小姐——埃卢瓦丝·瓦西纳小姐——你记得房客中有过这人吗？她多半是在台上唱歌的。她皮肤白嫩，个子中等，身材苗条，金红色头发，左眼眉毛边长了颗黑痣。”

“不，我记不得这个名字。那些搞演出的，换名字跟换房间一样快，来来去去，谁也说不准。不，我想不起这个名字了。”

不。总是不。五个月不间断地打听询问，千篇一律地否定回答。已经花了好多时间，白天去找剧院经理、代理人、剧校和合唱团打听；晚上则夹在观众之中去寻找，名角儿会演的剧院去找过，下流污秽的音乐厅也去找过，甚至还害怕在那类地方找到他最想找的人。他对她独怀真情，一心要找到她。他确信，自她从家里失踪以来，这座水流环绕的大城市一定把她蒙在了某个角落。但这座城市就像一大团流沙，沙粒的位置变化不定，没有基础，今天还浮在上层的细粒到了明天就被淤泥和粘土覆盖在下面。

客房以假惺惺的热情迎接新至的客人，像个暗娼脸上堆起的假笑，红中透病、形容枯槁、马马虎虎。破旧的家具、破烂绸套的沙发、两把椅子、窗户间一码宽的廉价穿衣镜、一两个烫金像框、角落里的铜床架——所有这一切折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舒适之感。

房客懒洋洋地半躺在一把椅子上，客房则如巴比伦通天塔的一个套间，尽管稀里糊涂扯不清楚，仍然竭力把曾在这里留宿过的房客分门别类，向他细细讲来。

地上铺了一张杂色地毯，像一个艳花盛开的长方形热带小岛，四周是肮脏的垫子形成的波涛翻滚的大海。用灰白纸裱过的墙上，贴着紧随无家可归者四处漂流的图片——“胡格诺情人”，“第一次争吵”，“婚礼早餐”，“泉边美女”。壁炉炉额的样式典雅而庄重，外面却歪歪斜斜扯起条花哨的布帘，像舞剧里亚马逊女人用的腰带。炉额上残留着一些零碎物品，都是些困居客房的人在幸运的风帆把他们载到新码头时抛弃不要的东西——一两个廉价花瓶，女演员的画片，药瓶儿，残缺不全的扑克纸牌。

渐渐地，密码的笔形变得清晰可辨，前前后后居住过这间客房的人留下的细小痕迹所具有的意义也变得完整有形。

梳妆台前那片地毯已经磨得只剩麻纱，意味着成群的漂亮女人曾在上面迈步。墙上的小指纹表明小囚犯曾在此努力摸索通向阳光和空气之路。

一团溅开的污迹，形如炸弹爆炸后的影子，是杯子或瓶子连同所盛之物一起被砸在墙上的见证。穿衣镜镜面上用玻璃钻刀歪歪扭扭地刻着名字“玛丽”。看来，客房留宿人——也许是受到客房那俗艳的冷漠之驱使吧——

曾先先后后在狂怒中辗转反侧，并把一腔愤懑倾泄在这个房间上。家具有凿痕和磨损；长沙发因凸起的弹簧而变形，看上去像一头在痛苦中扭曲的痉挛中被宰杀的可怖怪物。另外某次威力更大的动荡砍去了大理石壁炉额的一大块。地板的每一块拼木各自构成一个斜面，并且好像由于互不干连、各自独有的哀怨而发出尖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些把所有这一切恶意和伤害施加于这个房间的人居然就是曾一度把它称之为他们的家的人；然而，也许正是这屡遭欺骗、仍然盲目保持的恋家本性以及对虚假的护家神的愤恨点燃了他们胸中的冲天怒火。一间茅草房——只要属于我们自己——我们都会打扫、装点和珍惜。

椅子上的年轻人任这些思绪缭绕心间，与此同时，楼中飘来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声音和气味。他听见一个房间传来吃吃的窃笑和淫荡放纵的大笑；别的房间传来独自咒骂声，骰子的格格声，催眠曲和呜呜抽泣；楼上有人在兴致勃勃地弹班卓琴。不知什么地方的门砰砰嘭嘭地关上；架空电车不时隆隆驶过；后面篱墙上有只猫在哀叫。他呼吸到这座房子的气息。

这不是什么气味儿，而是一种潮味儿，如同从地窖里的油布和朽木混在一起蒸发出的霉臭。

他就这样歇在那儿，突然，房间里充满木犀草浓烈的芬芳。它乘风而至，鲜明无误，香馥沁人，栩栩如生，活脱脱几乎如来访的佳宾。年轻人忍不住大叫：“什么？亲爱的？”好像有人在喊他似地。他然后一跃而起，四下张望。浓香扑鼻而来，把他包裹其中。他伸出手臂拥抱香气。刹那间，他的全部感觉都给搅混在一起。人怎么可能被香味断然唤起呢？唤起他的肯定是声音。难道这就是曾抚摸、安慰过他的声音？

“她在这个房间住过，”他大声说，扭身寻找起来，硬想搜出什么征迹，因为他确信能辨认出属于她的或是她触摸过的任何微小的东西。这沁人肺腑的木犀花香，她所喜爱、唯她独有的芬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房间只马马虎虎收拾过。薄薄的梳妆台桌布上有稀稀拉拉五六个发夹——都是些女性朋友用的那类东西，悄声无息，具有女性特征，但不标明任

何心境或时间。他没去仔细琢磨，因为这些东西显然缺乏个性。他把梳妆台抽屉搜了个底朝天，发现一条丢弃的破旧小手绢。他把它蒙在脸上，天芥菜花的怪味刺鼻而来。他顺手把手绢甩在地上。在另一个抽屉，他发现几颗零星纽扣，一张剧目表，一张当铺老板的名片，两颗吃剩的果汁软糖，一本梦释书。最后一个抽屉里有一个女人用的黑缎蝴蝶发结。他猛然一楞，悬在冰与火之间，处于兴奋与失望之间。但是黑缎蝴蝶发结也只是女性庄重端雅但不具个性特征的普通装饰，不能提供任何线索。

随后他在房间里四处搜寻，像一条猎狗东嗅西闻，扫视四壁，趴在地上仔细查看拱起的地毡角落，翻遍壁炉炉额和桌子、窗帘和门帘、角落里摇摇欲坠的酒柜，试图找到一个可见的、但他还未发现的迹象，以证明她就在房间里面，就在他旁边、周围、对面、心中、上面，紧紧地牵着他、追求他，并通过精微超常的感觉向他发出如此哀婉的呼唤，以至于连他愚钝的感觉都能领悟出这呼唤之声。他再次大声回答“我在这儿，亲爱的！”然后转过身子，目瞪口呆，一片漠然，因为他在木犀花香中还察觉不出形式、色彩、爱情和张开的双臂。唔，上帝啊，那芳香是从哪儿来的？从什么时候起香味开始具有呼唤之力？就这样他不停地四下摸索。

他把墙缝和墙角掏了一遍，找到一些瓶塞和烟蒂。对这些东西他不屑一顾。但有一次他在一折地毡里发现一支抽了半截的纸雪茄，铁青着脸使劲咒了一声，用脚后跟把它踩得稀烂。他把整个房间从一端到另一端筛了一遍，发现许许多多流客留下的无聊、可耻的记载。但是，有关可能曾住过这儿的、其幽灵好像仍然徘徊在这里的、他正在寻求的她，他却丝毫痕迹也未发现。

这时他记起了女房东。

他从幽灵萦绕的房间跑下楼，来到透出一缝光线的门前。

她应声开门出来。他竭尽全力，克制住激动之情。

“请告诉我，夫人，”他哀求道，“我来之前谁住过那个房间？”

“好的，先生。我可以再说一遍。以前住的是斯普罗尔斯和穆尼夫妇，我已经说过。布雷塔·斯普罗尔斯小姐，演戏的，后来成了穆尼夫人。我的房子从来声誉就好。他们的结婚证都是挂起的，还镶了框，挂在钉子上——”

“斯普罗尔斯小姐是哪种女人——我是说，她长相如何？”

“喔，先生，黑头发，矮小，肥胖，脸蛋儿笑嘻嘻的。他们一个星期前搬走，上星期二。”

“在他们以前谁住过？”

“嗨，有个单身男人，搞运输的。他还欠我一个星期的房租没付就走了。在他以前是克劳德夫人和她两个孩子，住了四个月；再以前是多伊尔老先生，房租是他儿子付的。他住了六个月。都是一年以前的事了，再往以前我就记不得了。”

他谢了她，慢腾腾地爬回房间。房间死气沉沉。曾为它注入生机的香气已经消失，木犀花香已经离去，代之而来的是发霉家具老朽、陈腐、凝滞的臭气。

希望破灭，他顿觉信心殆尽。他坐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咝咝作响的煤气灯的黄光。稍许，他走到床边，把床单撕成长条，然后用刀刃把布条塞进门窗周围的每一条缝隙。一切收拾得严实紧扎以后，他关掉煤气灯，却又把煤气开足，最后感激不尽地躺在床上。

按照惯例，今晚轮到麦克库尔夫人拿罐子去打啤酒。她取酒回来，和

珀迪夫人在一个地下幽会场所坐了下来。这是房东们聚会、蛆虫猖厥的地方。

“今晚我把三楼后间租了出去，”珀迪夫人说，杯中的酒泡圆圆的。

“房客是个年轻人。两个钟头以前他就上床了。”

“嗬，真有你的，珀迪夫人，”麦克库尔夫人说，羡慕不已。“那种房子你都租得出去，可真是奇迹。那你给他说那件事没有呢？”她说这话时悄声细语，嘎声哑气，充满神秘。

“房间里安起家具嘛，”珀迪夫人用她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说，“就是为了租出去。我没给他说那事儿，麦克库尔夫人。”

“可不是嘛，我们就是靠出租房子过活。你的生意经没错，夫人。如果知道这个房间里有人自杀，死在床上，谁还来租这个房间呢。”

“当然嘛，我们总得活下去啊，”珀迪夫人说。

“对，夫人，这话不假。一个星期前我才帮你把三楼后间收拾规矩。

那姑娘用煤气就把自己给弄死了——她那小脸蛋儿多甜啊，珀迪夫人。”

“可不是嘛，都说她长得俏，”珀迪夫人说，既表示同意又显得很挑剔。“只是她左眼眉毛边的痣长得不好看。再来一杯，麦克库尔夫人。”

爱的牺牲

■［美］欧．亨利／著 王仲年／译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那是我们的前提。这篇故事将从它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同时证明那个前提的不正确。从逻辑学的观点来说，这固然是一件新鲜事，可是从文学的观点来说，却是一件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古老的艺术。

乔·拉雷毕来自中西部槲树参天的平原，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的天才。

他还只六岁的时候就画了一幅镇上抽水机的风景，抽水机旁边画了一个匆匆走过去的、有声望的居民。这件作品给配上架子，挂在药房的橱窗里，挨着一只留有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的穗轴。二十岁的时候，他背井离乡到了纽约，束着一条飘垂的领带，带着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

德丽雅·加鲁塞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小村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搞得那样出色，以致她的亲戚们给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让她到北方去“深造”。他们没有看到她成——，那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①、音乐、伦勃朗的作品②、绘画、瓦尔特杜弗③、糊墙纸、萧邦④、奥朗⑤。

乔和德丽雅互相——或者彼此，随你高兴怎么说——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拉雷毕夫妇租了一层公寓，开始组织家庭。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我对有钱的年轻人的劝告是——为了争取和你的艺术以及你的德丽雅住在公寓里的权利，赶快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施舍给穷

苦的看门人吧。

公寓生活是唯一真正的快乐，住公寓的人一定都赞成我的论断。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让梳妆台坍下来作为弹子桌；让火炉架改作练习划船的机器；让写字桌充当临时的卧榻，洗脸架充当竖式钢琴；如果可能的话，让四堵墙壁挤拢来，你和你的德丽雅仍旧在里面，可是假若家庭不幸福，随它怎么宽敞——你从金门进去，把帽子挂在哈得拉斯，把披肩挂在合恩角，然后穿过拉布拉多出去⑥，到头还是枉然。

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各位都知道他的声望。他取费高昂；课程轻松——他的高昂轻松给他带来了声望。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各位也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专跟钢琴键盘找麻烦的家伙。

只要他们的钱没用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谁都是这样——算了吧，我不愿意说愤世嫉俗的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明确。乔很快就能有画问世，那些鬓须稀朗而钱袋厚实的老先生，就要争先恐后地挤到他的画室里来抢购他的作品。德丽雅要把音乐搞好，然后对它满不在乎，如果她看到音乐厅里的位置和包厢不满座的话，她可以推托喉痛，拒绝登台，在专用的餐室里吃龙虾。

但是依我说，最美满的还是那小公寓里的家庭生活：学习了一天之后的情话絮语；舒适的晚饭和新鲜、清淡的早餐；关于志向的交谈——他们不但关心自己的，也关心对方的志向，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互助和灵感；还有——恕我直率——晚上十一点钟吃的菜裹肉片和奶酪三明治。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即使没有人去摇动它，有时它自己也会动摇的。俗语说得好，坐吃山空，应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

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哟，那家人可真好。

一位将军——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住在第七十一街。多么漂亮的房子，乔——你该看看那扇大门！我想就是你所说的拜占廷式⑦。还有屋子里面！喔，乔，我从没见过那样豪华的摆设。

“我的学生是他的女儿克蕾门蒂娜。我见了她就喜欢极啦。她是个柔弱的小东西——老是穿白的；态度又多么朴实可爱！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数目固然不大，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现在，别皱眉头啦，亲爱的，让我们好好吃一顿晚饭吧。”

“你倒不错，德丽，”乔说，一面用斧子和切肉刀在开一听青豆，“可是我怎么办呢？你认为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我以般范纽都·切利尼⑧的骨头赌咒，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一面去拿那只贝壳形的蓝菜碟。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

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丁克尔答应我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张。如果碰上一个合适的有钱的傻瓜，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下一个星期，拉雷毕夫妇每天一早就吃早饭。乔很起劲地要到中央公园里去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七点钟的时候，德丽雅给了他早饭、拥抱、赞美、接吻之后，把他送出门。艺术是个迷人的情妇。他回家时，多半已是晚上七点钟了。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血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八呎阔十呎长的公寓客厅里的八吋阔十吋长的桌子上。

“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我想她大概练习得不充分，我得三翻四复地教她。而且她老是浑身穿白，也叫人觉得单调。不过品克奈将军倒是一个顶可爱的老头儿！我希望你能认识他，乔，我和克蕾门蒂娜练钢琴的时候，他偶尔走进来——他是个鳏夫，你知道——站在那儿捋他的白胡子。”“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教得怎么样啦？”他老是这样问道。

“我希望你能看到客厅里的护壁板，乔！还有那些阿斯特拉罕的呢门帘。

克蕾门蒂娜老是有点咳嗽。我希望她的身体比她的外表强健些。喔，我实在越来越喜欢她了，她多么温柔，多么有教养。品克奈将军的弟弟一度做过驻波利维亚的公使。”

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⑨，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⑩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别跟我开玩笑啦，”德丽雅——“不会是从庇奥利亚来的吧！”

“确实是那儿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德丽。一个胖子，围着羊毛围巾，啣着一根翮管牙签。他在丁克尔的橱窗里看到了那幅画，起先还以为是座风车呢。他倒很气派，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它买下了。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可以花的钱。今晚我们买牡蛎吃。”

“加上炸嫩牛排和香菌，”乔说，“肉叉在哪儿？”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怎么搞的？”乔照例地招呼了之后，问道。德丽雅笑了，可是笑得并不十分快活。

“克蕾门蒂娜，”她解释说，“上了课之后一定要吃奶酪面包。她真是个

古怪姑娘，下午五点钟还要吃奶酪面包。将军也在场，你该看看他奔去拿烘锅的样子，乔，好像家里没有佣人似的，我知道克蕾门蒂娜身体不好；神经多么过敏。她浇奶酪的时候泼翻了许多，滚烫的，溅在手腕上。痛得要命，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还有品克奈将军！——乔，那老头儿差点要发狂了。他冲下楼去叫人——他们说是烧炉子的或是地下室里的什么人——到药房里去买一些油和别的东西来，替我包扎。现在倒不十分痛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今天把他要的车站图取去了，他没有确定，可能还要一幅公园的景致和一幅哈得逊河的风景。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含含混混地说着品克奈将军；但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我以为我把品克奈将军和克蕾门蒂娜两个人编造得很好呢，可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作里一个姑娘的热熨斗烫了我的手，我一路上就编出那个烘奶酪的故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乔？如果我不去做工，你也许不可能把你的画卖给那个庇奥利亚来的人。”

“他不是从庇奥利亚来的，”乔慢慢吞吞地说。

“他打哪儿来都一样。你真行，乔——吻我吧，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

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的炉子房烧火。”

“那你并没有——”

“我的庇奥利亚来的主顾，”乔说，“和品克奈将军都是同一艺术的产物——只是你不会管那门艺术叫做绘画或音乐罢了。”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消说‘当你爱的时候’。”

①瓦格纳（１８１３—１８８３）：德国作曲家。

②伦勃朗（１６０６—１６６９）：荷兰画家。

③瓦尔特杜弗（１８３７—１９１５）：法国作曲家。

④萧邦（１８０９—１８４９），波兰作曲家。

⑤奥朗：中国乌龙红茶的粤音。

⑥金门是美旧金山湾口的海峡；哈得拉斯是北卡罗来纳州海岸的海峡，与英文的“帽架”谐音；合恩角是南美智利的海峡，与“衣架”谐音；拉布

拉多是哈得逊湾与大西洋间的半岛，与“边门”谐音。

⑦拜占廷式：六世纪至十五世纪间，东罗马帝国的建筑式样，圆屋顶、拱门、细工镶嵌。

⑧般范纽都·切利尼（１５００—１５７１）：意大利著名雕刻家。

⑨基度山伯爵：法国大仲马小说中的人物。年轻时为情敌陷害，被判无期徒刑，在孤岛囚禁多年：脱逃后，在基度山岛上掘获宝藏自称基度山伯爵，逐一报复仇人。

⑩庇奥利亚：伊利诺州中部的城市。

警察与赞美诗

■［美］欧．亨利／著 潘明元／译

索比急躁不安地躺在麦迪逊广场的长凳上，辗转反侧。每当雁群在夜空中引颈高歌，缺少海豹皮衣的女人对丈夫加倍的温存亲热，索比在街心公园的长凳上焦躁不安、翻来复去的时候，人们就明白，冬天已近在咫尺了。

一片枯叶落在索比的大腿上，那是杰克·弗洛斯特①的卡片。杰克对麦迪逊广场的常住居民非常客气，每年来临之先，总要打一声招呼。在十字街头，他把名片交给“户外大厦”的信使“北风”，好让住户们有个准备。

索比意识到，该是自己下决心的时候了，马上组织单人财务委员会，以便抵御即将临近的严寒，因此，他急躁不安地在长凳上辗转反侧。

索比越冬的抱负并不算最高，他不想在地中海巡游，也不想到南方去晒令人昏睡的太阳，更没想过到维苏威海湾漂泊。他梦寐以求的只要在岛上待三个月就足够了。整整三个月，有饭吃，有床睡，还有志趣相投的伙伴，而且不受“北风”和警察的侵扰。对索比而言，这就是日思夜想的最大愿望。

多年来，好客的布莱克韦尔岛②的监狱一直是索比冬天的寓所。正像福气比他好的纽约人每年冬天买票去棕榈滩③和里维埃拉④一样，索比也要为一年一度逃奔岛上作些必要的安排。现在又到时候了。昨天晚上，他睡在古老广场上喷水池旁的长凳上，用三张星期日的报纸分别垫在上衣里、包着脚踝、盖住大腿，也没能抵挡住严寒的袭击。因此，在他的脑袋里，岛子的影象又即时而鲜明地浮现出来。他诅咒那些以慈善名义对城镇穷苦人所设的布施。在索比眼里，法律比救济更为宽厚。他可以去的地方不少，有市政办的、救济机关办的各式各样的组织，他都可以去混吃、混住，勉强度日，但接受施舍，对索比这样一位灵魂高傲的人来讲，是一种不可忍受的折磨。从慈善机构的手里接受任何一点好处，钱固然不必付，但你必须遭受精神上的屈辱来作为回报。正如恺撒对待布鲁图一样⑤，凡事有利必有弊，要睡上慈善机构的床，先得让人押去洗个澡；要吃施舍的一片面包，得先交待清楚个人的来历和隐私。因此，倒不如当个法律的座上宾还好得多。虽然法律铁面无私、照章办事，但至少不会过分地干涉正人君子的私事。

一旦决定了去岛上，索比便立即着手将它变为现实。要兑现自己的意愿，有许多简捷的途径，其中最舒服的莫过于去某家豪华餐厅大吃一台，然

后呢，承认自己身无分文，无力支付，这样便安安静静、毫不声张地被交给警察。其余的一切就该由通商量的治安推事来应付了。

索比离开长凳，踱出广场，跨过百老汇大街和第五大街的交汇处那片沥青铺就的平坦路面。他转向百老汇大街，在一家灯火辉煌的咖啡馆前停下脚步，在这里，每天晚上聚积着葡萄、蚕丝和原生质的最佳制品⑥。

索比对自己的马甲从最下一颗纽扣之上还颇有信心，他修过面，上衣也还够气派，他那整洁的黑领结是感恩节时一位教会的女士送给他的。只要他到餐桌之前不被人猜疑，成功就属于他了。他露在桌面的上半身绝不会让侍者生疑。索比想到，一只烤野鸭很对劲——再来一瓶夏布利酒⑦，然后是卡门贝干酪⑧，一小杯清咖啡和一只雪茄烟。一美元一只的雪茄就足够了。全部加起来的价钱不宜太高，以免遭到咖啡馆太过厉害的报复；然而，吃下这一餐会使他走向冬季避难所的行程中心满意足、无忧无虑了。

可是，索比的脚刚踏进门，领班侍者的眼睛便落在了他那旧裤子和破皮鞋上。强壮迅急的手掌推了他个转身，悄无声息地被押了出来，推上了人行道，拯救了那只险遭毒手的野鸭的可怜命运。

索比离开了百老汇大街。看起来，靠大吃一通走向垂涎三尺的岛上，这办法是行不通了。要进监狱，还得另打主意。

在第六大街的拐角处，灯火通明、陈设精巧的大玻璃橱窗内的商品尤其诱人注目。索比捡起一块鹅卵石，向玻璃窗砸去。人们从转弯处奔来，领头的就是一位巡警。索比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两手插在裤袋里，对着黄铜纽扣微笑⑨。

“肇事的家伙跑哪儿去了？”警官气急败坏地问道。

“你不以为这事与我有关吗？”索比说，多少带点嘲讽语气，但很友好，如同他正交着桃花运呢。

警察根本没把索比看成作案对象。毁坏窗子的人绝对不会留在现场与法律的宠臣攀谈，早就溜之大吉啦。警察看到半条街外有个人正跑去赶一辆车，便挥舞着警棍追了上去。索比心里十分憎恶，只得拖着脚步，重新开始游荡。他再一次失算了。

对面街上，有一家不太招眼的餐厅，它可以填饱肚子，又花不了多少钱。

它的碗具粗糙，空气混浊，汤菜淡如水，餐巾薄如绢。索比穿着那令人诅咒的鞋子和暴露身分的裤子跨进餐厅，上帝保佑、还没遭到白眼。他走到桌前坐下，吃了牛排，煎饼、炸面饼圈和馅饼。然后，他向侍者坦露真象：他和钱老爷从无交往。

“现在，快去叫警察，”索比说。“别让大爷久等。”

“用不着找警察，”侍者说，声音滑腻得如同奶油蛋糕，眼睛红得好似曼哈顿开胃酒中的樱桃。“喂，阿康！”

两个侍者干净利落地把他推倒在又冷又硬的人行道上，左耳着地。索比艰难地一点一点地从地上爬起来，好似木匠打开折尺一样，接着拍掉衣服上的尘土。被捕的愿望仅仅是美梦一个，那个岛子是太遥远了。相隔两个门面的药店前，站着一名警察，他笑了笑，便沿街走去。

索比走过五个街口之后，设法被捕的气又回来了。这一次出现的机会极为难得，他满以为十拿九稳哩。一位衣着简朴但讨人喜欢的年轻女人站在橱窗前，兴趣十足地瞪着陈列的修面杯和墨水瓶架入了迷。而两码之外，一

位彪形大汉警察正靠在水龙头上，神情严肃。

索比的计划是装扮成一个下流、讨厌的“捣蛋鬼”。他的对象文雅娴静，又有一位忠于职守的警察近在眼前，这使他足以相信，警察的双手抓住他的手膀的滋味该是多么愉快呵，在岛上的小安乐窝里度过这个冬季就有了保证。

索比扶正了教会的女士送给他的领结，拉出缩进去的衬衣袖口，把帽子往后一掀，歪得几乎要落下来，侧身向那女人挨将过去。他对她送秋波，清嗓子，哼哼哈哈，嬉皮笑脸，把小流氓所干的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表演得维妙维肖。他斜眼望去，看见那个警察正死死盯住他。年轻女人移开了几步，又沉醉于观赏那修面杯。索比跟过去，大胆地走近她，举了举帽子，说：“啊哈，比德莉亚，你不想去我的院子里玩玩吗？”

警察仍旧死死盯住。受人轻薄的年轻女人只需将手一招，就等于已经上路去岛上的安乐窝了。在想象中，他已经感觉到警察分局的舒适和温暖了。

年轻女人转身面对着他，伸出一只手，捉住了索比的上衣袖口。

“当然罗，迈克，”她兴高采烈地说，“如果你肯破费给我买一杯啤酒的话。要不是那个警察老瞅住我，早就同你搭腔了。”

年轻女人像常青藤攀附着他这棵大橡树一样。索比从警察身边走过，心中懊丧不已。看来命中注定，他该自由。

一到拐弯处，他甩掉女伴，撒腿就跑。他一口气跑到老远的一个地方。

这儿，整夜都是最明亮的灯光，最轻松的心情，最轻率的誓言和最轻快的歌剧。淑女们披着皮裘，绅士们身着大衣，在这凛冽的严寒中欢天喜地地走来走去。索比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也许是某种可怕的魔法制住了他，使他免除了被捕。这念头令他心惊肉跳。但是，当他看见一个警察在灯火通明的剧院门前大模大样地巡逻时，他立刻捞到了“扰乱治安”这根救命稻草。

索比在人行道上扯开那破锣似的嗓子，像醉鬼一样胡闹。

他又跳，又吼，又叫，使尽各种伎俩来搅扰这苍穹。

警察旋转着他的警棍，扭身用背对着索比，向一位市民解释说：“这是个耶鲁小子在庆祝胜利，他们同哈特福德学院赛球，请人家吃了个大鹅蛋。

声音是有点儿大，但不碍事。我们上峰有指示，让他们闹去吧。”

索比怏怏不乐地停止了白费力气的闹嚷。难道就永远没有警察对他下手吗？在他的幻梦中，那岛屿似乎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阿卡狄亚⑩了。他扣好单薄的上衣，以便抵挡刺骨的寒风。

索比看到雪茄烟店里有一位衣冠楚楚的人正对着火头点烟。那人进店时，把绸伞靠在门边。索比跨进店门，拿起绸伞，漫不经心地退了出来。点烟人匆匆追了出来。

“我的伞，”他厉声道。

“呵，是吗？”索比冷笑说；在小偷摸小摸之上，再加上一条侮辱罪吧。

“好哇，那你为什么不叫警察呢？没错，我拿了。你的伞！为什么不叫巡警呢？拐角那儿就站着一个哩。”

绸伞的主人放慢了脚步，索比也跟着慢了下来。他有一种预感，命运会再一次同他作对。那位警察好奇地瞧着他们俩。

“当然罗，”绸伞主人说，“那是，噢，你知道有时会出现这类误会……我……要是这伞是你的，我希望你别见怪……我是今天早上在餐厅捡的……要是你认出是你的，那么……我希望你别……”

“当然是我的，”索比恶狠狠地说。

绸伞的前主人悻悻地退了开去。那位警察慌忙不迭地跑去搀扶一个身披夜礼服斗篷、头发金黄的高个子女人穿过横街，以免两条街之外驶来的街车会碰着她。

索比往东走，穿过一条因翻修弄得高低不平的街道。他怒气冲天地把绸伞猛地掷进一个坑里。他咕咕哝哝地抱怨那些头戴钢盔、手执警棍的家伙。

因为他一心只想落入法网，而他们则偏偏把他当成永不出错的国王⑾。

最后，索比来到了通往东区的一条街上，这儿的灯光暗淡，嘈杂声也若有若无。他顺着街道向麦迪逊广场走去，即使他的家仅仅是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但回家的本能还是把他带到了那儿。

可是，在一个异常幽静的转角处，索比停住了。这儿有一座古老的教堂，样子古雅，显得零乱，是带山墙的建筑。柔和的灯光透过淡紫色的玻璃窗映射出来，毫无疑问，是风琴师在练熟星期天的赞美诗。悦耳的乐声飘进索比的耳朵，吸引了他，把他粘在了螺旋形的铁栏杆上。

月亮挂在高高的夜空，光辉、静穆；行人和车辆寥寥无几；屋檐下的燕雀在睡梦中几声啁啾——这会儿有如乡村中教堂墓地的气氛。风琴师弹奏的赞美诗拨动了伏在铁栏杆上的索比的心弦，因为当他生活中拥有母爱、玫瑰、抱负、朋友以及纯洁无邪的思想和洁白的衣领时，他是非常熟悉赞美诗的。

索比的敏感心情同老教堂的潜移默化交融在一起，使他的灵魂猛然间出现了奇妙的变化。他立刻惊恐地醒悟到自己已经坠入了深渊，堕落的岁月，可耻的欲念，悲观失望，才穷智竭，动机卑鄙——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全部生活。

顷刻间，这种新的思想境界令他激动万分。一股迅急而强烈的冲动鼓舞着他去迎战坎坷的人生。他要把自己拖出泥淖，他要征服那一度驾驭自己的恶魔。时间尚不晚，他还算年轻，他要再现当年的雄心壮志，并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它。管风琴的庄重而甜美音调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了一场革命。

明天，他要去繁华的商业区找事干。有个皮货进口商一度让他当司机，明天找到他，接下这份差事。他愿意做个煊赫一时的人物。他要……

索比感到有只手按在他的胳膊上。他霍地扭过头来，只见一位警察的宽脸盘。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警察问道。

“没干什么，”索比说。

“那就跟我来，”警察说。

第二天早晨，警察局法庭的法官宣判道：“布莱克韦尔岛，三个月。”

①杰克·弗洛斯特（Jack Frost）：“霜冻”的拟人化称呼。

②布莱克韦尔岛（Blackwell）：在纽约东河上。岛上有监狱。

③棕榈滩（Palm Beach）：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城镇，冬令游憩胜地。

④里维埃拉（The Riviera）：南欧沿地中海一段地区，在法国的东南部和意大利的西北部，是假节日憩游胜地。

⑤恺撒（Julius Caesar）：（100—44BC）罗马统帅、政治家，罗马的独裁者，被共和派贵族刺杀。布鲁图（Brutus）：（85—42BC）罗马贵族派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后逃希腊，集结军队对抗安东尼和屋大维联军，因

战败自杀。

⑥作者诙谐的说法，指美酒、华丽衣物和上流人物。

⑦夏布利酒（Chablis）：原产于法国的Ｃｈａｂｌｉｓ地方的一种无甜味的白葡萄酒。

⑧卡门贝（Carmembert）干酪（Cheese）：一种产于法国的软干酪。原为Ｆｒ．诺曼底一村庄，产此干酪而得名。

⑨指警察，因警察上衣的纽扣是黄铜制的。

⑩阿卡狄亚（Ａｒｃａｄｉａ）：原为古希腊一山区，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以其居民过着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生活而著称，现指“世外桃园”。

⑾英语谚语：国王不可能犯错误（King can do no wrong.）

爱的牺牲

［美国］欧·亨利

欧·亨利（１８６２～１９１０），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美国小说家。他出身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家庭。他的一生富于传奇性，当过药房学徒、牧牛人、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银行出纳员。当银行出纳员时，因银行短缺了一笔现金，为避免审讯，离家流亡中美的洪都拉斯。后因回家探视病危的妻子被捕入狱，并在监狱医务室任药剂师。他在银行工作时，曾有过写作的经历，担任监狱医务室的药剂师后开始认真写作。

１９０１年提前获释后，迁居纽约，专门从事写作。

欧·亨利善于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生活。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又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代表作有小说《白菜与国王》、、《四百万》、《西部之心》、《市声》、《命运之路》、《温良的骗子》、《公事公办》、《生活的陀螺》等。其中一些使他获得世界声誉。

《爱的牺牲》是典型的欧·亨利式的小说，讲述了一对追逐艺术的年青艺术家夫妇，离乡背井到纽约去深造，却因家境贫困难以伸展抱复。于是妻子为了生计宁愿牺牲自己，中断学琴去教音乐，“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而且仍然和音乐在一起。

丈夫不甘让妻子一人承担生活的重负，也停止学画，改为“到中央公园去速写”，一边画，一边把画的成品出售。两人虽然都中断了学业，却都没有离开艺术，既为谋生，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生活似乎还美满。然而，一起偶然的事故使事情的真相暴露出来。原来他们都为了对方不放弃艺术，制造了一个美丽的流言：妻子并没有“教音乐”，而是为了丈夫不放弃艺术生涯在洗衣作坊烫衬衣；丈夫并没有“到中央公园速写，而是为了妻子继续‘教音乐’在洗衣作坊做烧火工。严酷的生活使他们都放弃了艺术，但他们相互的爱却感人至深。欧·亨利以轻松、幽默的语言和沉甸甸的故事，揭示了“爱”的伟大力量。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那是我们的前提。这篇故事将从它那里得出一个结论，同时证明那个前提的不正确。从逻辑学的观点来说，这固然是一件新鲜事，可是从文学的观点来说，却是一件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要古老的艺术。

乔·拉雷毕来自中西部槲树参天的平原，浑身散发着绘画艺术的天才。他还只六岁的时候就画了一幅镇上抽水机的风景，抽水机旁边画了一个匆匆走过去的、有声望的居民。这件作品给配上架子，挂在药房的橱窗里，挨着一只留有几排参差不齐的玉米的穗轴。二十岁的时候，他背井离乡到了纽约，束着一条飘垂的领带，带着一个更为飘垂的荷包。

德丽雅·加鲁塞斯生长在南方一个松林小村里，她把六音阶之类的玩意儿搞得那样出色，以致她的亲戚们给她凑了一笔数目很小的款子，让她到北方去“深造”。他们没有看到她成——，那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讨论明暗对照法、瓦格纳①、音乐、伦勃朗的作品②、绘画、瓦尔特杜弗③、糊墙纸、萧邦④、奥朗⑤。

乔和德丽雅互相——或者彼此，随你高兴怎么说——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

拉雷毕夫妇租了一层公寓，开始组织家庭。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我对有钱的年轻人的劝告是——为了争取和你的艺术以及你的德丽雅住在公寓里的权利，赶快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施舍给穷苦的看门人吧。

公寓生活是唯一真正的快乐，住公寓的人一定都赞成我的论断。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让梳妆台坍下来作为弹子桌；让火炉架改作练习划船的机器；让写字桌充当临时的卧榻，洗脸架充当竖式钢琴；如果可能的话，让四堵墙壁挤拢来，你和你的德丽雅仍旧在里面，可是假若家庭不幸福，随它怎么宽敞——你从金门进去，把帽子挂在哈得拉斯，把披肩挂在合恩角，然后穿过拉布拉多出去①，到头还是枉然。

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各位都知道他的声望。他取费高昂；课程轻松——他的高昂轻松给他带来了声望。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各位也知道他是一个出名的专跟钢琴键盘找麻烦的家伙。

只要他们的钱没用完，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谁都是这样——算了吧，我不愿意说愤世嫉俗的话。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楚明确。乔很快就能有画问世，那些鬓须稀朗而钱袋厚实的老先生，就要争先恐后地挤到他的画室里来抢购他的作品。德丽雅要把音乐搞好，然后对它满不在乎，如果她看到音乐厅里的位置和包厢不满座的话，她可以推托喉痛，拒绝登台，在专用的餐室里吃龙虾。

但是依我说，最美满的还是那小公寓里的家庭生活：学习了一天之后的情话絮语；舒适的晚饭和新鲜、清淡的早餐；关于志向的交谈——他们不但关心自己的，也关心对方的志向，否则就没有意义了——互助和灵感；还有——恕我直率——晚上十一点钟吃的菜裹肉片和奶酪三明治。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即使没有人去摇动它，有时它自己也会动摇的。俗语说得好，坐吃山空，应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

学费也没着落了。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

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哟，那家人可真好。一位将军——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住在第七十一街。多么漂亮的房子，乔——你该看看那扇大门！

我想就是你所说的拜占廷式①。还有屋子里面！喔，乔，我从没见过那样豪华的摆设。

“我的学生是他的女儿克蕾门蒂娜。我见了她就喜欢极啦。她是个柔弱的小东西——老是穿白的；态度又多么朴实可爱！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数目固然不大，可是我一点也不在乎；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现在，别皱眉头啦，亲爱的，让我们好好吃一顿晚饭吧。”

“你倒不错，德丽，”乔说，一面用斧子和切肉刀在开一听青豆，“可是我怎么办呢？你认为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我以般范纽都·切利尼①的骨头赌咒，决不能够！我想我以卖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一面去拿那只贝壳形的蓝菜碟。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丁克尔答应我在他的橱窗里挂上两张。如果碰上一个合适的有钱的傻瓜，可能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下一个星期，拉雷毕夫妇每天一早就吃早饭。乔很起劲地要到中央公园里去在晨光下画几张速写，七点钟的时候，德丽雅给了他早饭、拥抱、赞美、接吻之后，把他送出门。艺术是个迷人的情妇。他回家时，多半已是晚上七点钟了。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血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八...绽 ?..粘さ墓 15.吞 ?的八...祭 ?..汲さ淖雷由稀?“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

我想她大概练习得不充分，我得三翻四复地教她。而且她老是浑身穿白，也叫人觉得单调。不过品克奈将军倒是一个顶可爱的老头儿！我希望你能认识他，乔，我和克蕾门蒂娜练钢琴的时候，他偶尔走进来——他是个鳏夫，你知道——站在那儿捋他的白胡子。”“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教得怎么样啦？”他老是这样问道。

“我希望你能看到客厅里的护壁板，乔！还有那些阿斯特拉罕的呢门帘。克蕾门蒂娜老是有点咳嗽。我希望她的身体比她的外表强健些。喔，我实在

越来越喜欢她了，她多么温柔，多么有教养。品克奈将军的弟弟一度做过驻波利维亚的公使。”

接着，乔带着基度山伯爵的神气①，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

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

“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①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别跟我开玩笑啦，”德丽雅——“不会是从庇奥利亚来的吧！”

“确实是那儿来的。我希望你能见到他，德丽。一个胖子，围着羊毛围巾，+プ乓桓　绻苎狼　K　诙】硕　某鞔袄锟?到了那幅画，起先还以为是座风车呢。他倒很气派，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它买下了。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三十三块钱！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多可以花的钱。今晚我们买牡蛎吃。”

“加上炸嫩牛排和香菌，”乔说，“肉叉在哪儿？”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怎么搞的？”乔照例地招呼了之后，问道。德丽雅笑了，可是笑得并不十分快活。

“克蕾门蒂娜，”她解释说，“上了课之后一定要吃奶酪面包①。她真是个古怪姑娘，下午五点钟还要吃奶酪面包。将军也在场，你该看看他奔去拿烘锅的样子，乔，好像家里没有佣人似的，我知道克蕾门蒂娜身体不好；神经多么过敏。她浇奶酪的时候泼翻了许多，滚烫的，溅在手腕上。痛得要命，乔。那可爱的姑娘难过极了！还有品克奈将军！——乔，那老头儿差点要发狂了。他冲下楼去叫人——他们说是烧炉子的或是地下室里的什么人——到药房里去买一些油和别的东西来，替我包扎。现在倒不十分痛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

他今天把他要的车站图取去了，他没有确定，可能还要一幅公园的景致和一幅哈得逊河的风景。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情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含含混混地说着品克奈将军；但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我以为我把品克奈将军

和克蕾门蒂娜两个人编造得很好呢，可不是吗，乔？今天下午，洗衣作里一个姑娘的热熨斗烫了我的手，我一路上就编出那个烘奶酪的故事。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乔？如果我不去做工，你也许不可能把你的画卖给那个庇奥利亚来的人。”

“他不是从庇奥利亚来的，”乔慢慢吞吞地说。

“他打哪儿来都一样。你真行，乔——吻我吧，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的炉子房烧火。”

“那你并没有——”

“我的庇奥利亚来的主顾，”乔说，“和品克奈将军都是同一艺术的产物——只是你不会管那门艺术叫做绘画或音乐罢了。”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

“别说下去啦，”她说——“只消说‘当你爱的时候’。”

王仲年译